

父亲和菊

□陈玲玲

菊之爱，由来已久。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花开后百花杀”“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等，那么多咏菊的诗篇为证，菊花更是被冠以“花中四君子”之一的美名。

而我认为，菊花和莲花一样，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城市的菊展上有红色、黄色、蓝色，甚至还有绿色、黑色的菊花，琳琅满目的菊花给我最初的印象便是高冷，不随俗。后来，我父亲竟然在一个秋日，推出了他自己培育的菊花：那黄菊花吐着肆意横行的花瓣扮出各种造型、紫红色的菊花如牡丹般圆润华贵、小金菊朵朵神采奕奕，都欣欣然望着这芜杂的世界。一盆盆菊花被父亲摆在门前的台阶上。惊讶于父亲的才干，我一株一株拍照，让父亲坐在菊花间拍照，让他的朋友们也坐在菊花间拍照。父亲神气地像他培育的那些菊花傲然而立。我发了朋友圈赞赏父亲，谁知竟成了父亲生命中的绝唱。

那年秋后的冬日，69岁的父亲猝然离世。父亲的影像，一幕一幕涌现在我眼前。父亲年轻时是个木匠，他打出来的家具，全都是榫卯契合，工艺上乘。父亲常说这个橱柜和我一般大，那个小桌和妹妹一般大，虽年代久远，但结实得像块石头。父亲行事中规中矩，像他干木工活时弹起的墨线，父亲平素穿的上衣领扣必须全部系好，大家都说他像个干部，父亲则说他是受孔夫子教化的礼仪之家。父亲教育子女“食不言寝不语”“女子笑不露齿”，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古训用毛笔写在家中的墙壁上，时刻提醒我们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

父亲不喜农耕，但喜欢种菜、种花，菜地的土壤都是他用手一一捏碎、摊平，无怪乎能种出品相那么好的蔬菜。父亲50多岁时在他倒闭的工厂里种了满院子的菊花，那时，父亲和小妹两人用扁担抬水浇花，父亲身着白背心、大短裤在前，妹妹穿着花裙子在后，父女二人走在晨雾缭绕的花径中，宛若仙境。时至今日，小妹还会梦到父亲打造的这个菊花庄园。

父亲爱看医书，平时头疼脑热的小病都是父亲给开出药方。父亲爱写毛笔字，他有成捆的毛笔和一堆堆的镇纸，但没见父亲动过几次笔，倒是我，小学时在父亲的指导下，在砖地上练了一个暑假的水写书法。父亲重新修了族谱，他戴着老花镜自己画图，又找广告部打印、喷绘，弄了半年多才完工，族人都对他竖起大拇指。父亲会说许多俗语，“生搅包子熟搅面”“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都是父亲的口头禅。父亲一生盖了六座房子，都是在他的监工下完成的，可惜父亲的手艺和工匠精神子女无人能够传承。

父亲去世后，我把他培育的一部分菊花送给了喜菊的左邻右舍，他们觉得这个头发花白又谢顶的老头能种出这样上得了台面的菊花真不简单。留下的几盆菊花，由于疏于管理，最后都干枯化泥，随父亲而去。

父亲去世后7年，在成都浣花溪公园，我看到了陶渊明提着篮子采菊的塑像，父亲和菊花又在我的记忆里复活。我上前抚摸那盛满菊花的篮子，感觉自己也变成了采菊人，幻想着也能拥有一座菊花园，每日像父亲一样，“朝露待日晞”，在菊花园里细细打磨，夏日管理菊的叶，秋日欣赏菊的花，冬日再藏起菊的根。在菊花盛开时，我也在丛中照相，呼朋唤友来喝菊茶，这等人间美事，大概也是父亲想过的日子吧！

闲暇是人生的精华

□张君燕

朋友要休年假，他打算利用这个假期去旅行。爱人呢？不带。孩子呢？也不带。一个人？一个人！我愕然，他大笑：爱人要上班，孩子要上课，他们都走不开，不过也好，正好可以独自享受难得的时光。

朋友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眯着眼睛，微微仰着头，一脸陶醉的样子，仿佛他即将面临的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确实很美妙啊。你想想，一年到头，我们能有几天真正空闲的时间？不用工作，也不用考虑各种复杂的人和事，把所有的繁杂都抛到脑后，只一心享受眼前的风景和生活。这分闲暇，简直就是天赐的好时光呀！”朋友认真地说。

“闲暇”，我重复着朋友的话，突然觉得这两个字颇值得玩味。“闲”一般指无事，与“忙”相对；“暇”指的也是空闲，没有事的时候。其实，“暇”字分开来说，更有意思。“日”指“时光”，“段”意为“非原本的”“借来的”，“日”与“段”联合起来就表示“借来的空闲时光”。正所谓“偷得浮生半日闲”，挤出来的空闲时光自然无比难得、无比珍贵。

在字典的解释里，“闲暇”是指人们扣除谋生时间、睡眠时间、个人和家庭事务活动时间之外剩余的时间。换句话说，闲暇是指个人不受其他条件限制，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利用或消磨的时间。

所以，在“闲暇”的时光里，你不是别人，不是子女、不是父母、不是同事、不是朋友，更不是谁的路人或者过客。你只是你自己。你不需要顾及其他，只需要静静地体会自己内心的感受，不管喜也好、哀也罢，享受那一刻最真实的感受，做一回最真实的自己。

同样是闲着什么都不做，“闲暇”与“无所事事”却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悠闲从容、自得其乐，后者则是盲目无趣、混沌混沌；前者是身心的放松和自由，后者是得过且过地混日子；前者是愉悦而充实，后者是无聊又空虚。

翻阅书籍，发现古人很懂得享受闲暇，在闲暇时的消遣可谓花样繁多。可以品茗：倾城美色竞群芳，品茗斗酒擅欢场。可以听雨：半夜思家睡里愁，雨声落落屋檐头。可以踏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可以望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可以酌酒：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可以赏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以寻幽：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可以抚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正如叔本华所言：闲暇是人生的精华，除此之外，人的整个一生就只是辛苦和劳作而已。深以为然！深以为鉴！

边吃边聊

□闫趁意

中午，我蒸的肉包子宣腾腾、香喷喷，猜想母亲爱吃，下午便带了去看母亲，顺带捎上爱人买的俩甜瓜。

母亲仅剩的几颗牙齿也断裂残缺了，她又不肯戴假牙，吃甜瓜靠牙龈啃，软糯的瓜瓤被啃掉后，就不能再吃了。我指着她吃剩下的甜瓜上一道道的齿痕问她：“瞧这，像个啥？”她抬脸看我，一本正经地说：“像狗啃的！”而后就笑，像耍赖的小孩那般。笑完了她便拿过我递给她的包子，掰了一块儿扔到地上，喂那只闻香而至的白猫。看着白猫大快朵颐的样子，她才慢吞吞地用筷子挑着里面的肉馅，一点点递进嘴里。

她腮帮子抖动，突然说：“你做的？这馅儿真香！”

见我点头，她又说：“活着吃一嘴，胜过坟头哭千回。”

母亲说出这样的话，让我心里酸酸的。她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老年斑越来越密，吃喝的动作越来越迟缓。

日出必有日落，花开必会花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总有一天会如同秋叶别枝，回归尘土。也许如化学反应那般分解重组，来世或成为一棵草，或成为一粒沙，或成为一缕风……

那时即便我做的食物多么美味，母亲还会坐在我面前细嚼慢品吗？

母亲骨折卧床后，性子渐渐温和了很多，除了喜欢吃就是喜欢聊。当她只有回忆这一件事可做时，往事就一件件清晰起来，在我们坐在她床边时，听她絮絮叨叨——讲她的外婆是牵着她母亲逃难到此处的，讲瞎眼的外公针灸如何厉害，讲四姨偷偷从外公家偷面帮衬我家度过饥荒，讲我小时候生病遇到名医相救真的很幸运。当然，她也会讲起和我父亲相识相爱的故事，讲着讲着，脸上还会飞出红云，羞涩得如同少女。

母亲吃着肉包子，问：“羊肉馅儿的？”我点头说是。她拍拍床帮让我坐在她跟前，开始回忆往事。但我依旧能窥探出，她心里有诸多美好的记忆，亦有无数弥补不了的遗憾。

可时光如水，我只希望能够多一些这样的场景：母亲坐在我眼前，微笑着边吃边聊……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

（请注明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